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三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理學

方元季兵亂天下學士多失業奔走惟婺台二州宋徽國朱文公之承傳具存　上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省中令二人日講經史陳治道已又以幣聘宋劉章葉四先生至建康敦禮儒學爲治本晚得耆儒桂彥良禮敬之至目爲帝者師故儒學萌起　高皇帝神聖遜覽遐紹于皇帝王師之統造觀心亭時齋心其中心學

皇皇乎開源矣　文皇帝謂學士言五經四書聖賢之精義妙道具在宋儒又庚演而紹明之然純駁採雜士靡所宗適其周程張邵諸君子論理性命之言如太極通書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其類編上書成　上親製序賜名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頒學官程式遵習焉當是時士尚質行無華言綺行而風習篤淳

梁寅字孟敬江西新喻人貧而力學元末舉于鄉辟爲集慶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隱居教授　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明儒修禮樂新一代之制寅就

徵巳六十餘矣以禮律制分爲三局寅在禮局審討精詳諸儒推服之成賜金帛授官以老病辭許之結屋石門山四方稱梁五經或問之曰吾輩免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孟敬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恭己九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人以爲愈于華封三祝新昌有人士召負氣自豪筮仕得岩邑比行謁孟敬請教孟敬曰清愼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復何言其人曰請天德王道之要微笑徐荅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

人曰孟敬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其人以不檢罷官歸語人曰吾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薛文清公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生有異質五臟露如水晶知發鄰神七歲通語孟十二讀宋四子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專精理性之學深探容詣至通夕不寢而溫粹儼翼如成人御史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皆以耆儒成玉田父賔禮令受學皆見而嗟異曰聖門有人矣皆不敢當師弟子與結交宣德初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時楊文貞士奇方柄國聞其名求見文清曰瑄忝糾

劾之任不敢見也一日三楊於朝班中尋識之曰薛君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蓋守道如此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僉事山東誨育生徒諄諄善誘士翕然孚化稱薛夫子矣閹振時用事問三楊吾鄉人孰可當大臣者皆屬之召爲大理少卿三楊以用文淸本振意諷令一詣振不往明日又語之又不往一日振至閣問薛少卿安在意頗銜之三楊爲遜謝以李文達賢故敬事文淸令語意文淸曰厚德乃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此義所不爲也一日百官會東閣議事九卿見振

皆奔拜文清獨挺立振愈益恚會御史臺有獄冤寺駁還者三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劾文清受賄棄律庇死獄請廷鞫文清廷折文文劾囚強不服訊因論死文清繫重獄怡然持周易日玩誦不輟久逮詣西市門人奔走哭送文清神色自若曰吾道固然會振有老僕若故山西人也熟知文清賢聞文清且就刑因伏廚下泣不休振怪問之問何泣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自知薛卿僕曰鄉人也為振具言其平生令獄死誠冤振惘然立傳 旨宥戍邊尋放還家居者六年日杜門耽

精學道遂諳益深景泰初起南大理卿蘇松饑民
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廬竄海上王文即訊坐
謀叛律論死文清抗章辨雪之文謂人曰此老倔
強猶昔是冬御史劉紋薦瑄粹學飭躬宜召供館
閣大任親勸講宜有益不報會中官金英奉使南
京公卿俱出祖文清獨不往英賢之至京顧宜言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有頃召爲大理卿　英
廟復位以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閣學士賢迎
賀曰先生道其行乎時　天子新復辟留意於治
而大臣多誅斥死大權將有屬文清内憂之憮然

曰瑄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殆其難哉一日召入
對便殿　上時褻衣冠以居文清凝立不入　上
遽法衣冠召乃入文清爲　上陳誠意正心之學
剴切動　上意左右竊聽曰此薛夫子耶爲竊太
息久之居數月遣使求獅子於西番持不可不聽
又曹石專用事乃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
乎遂引疾乞致仕石亨素敬文清來問疾曰即先
生不留我爲啓　上請勅書主鄉里教事訓子弟
以爲養先生許之乎文清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
勅令歸設教魯齋歸懸屋梁終身不示人及卒發

視之乃勑也令教以爲巳昌君不辭官爲愈乎及
得命即發至直沽遇風雨不能行餱糧俱乏日中
亥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惇有愠色文清晏然曰我
道固亨也南陽時寄書候終不荅或問之曰温公
居洛未嘗荅政府書固退居者之道也四方來學
者益衆惓惓以復性爲教語學者曰讀書窮理須
驗之身心默踐實行不然於買櫝還珠何異瑄平
居終日危坐儼然雖燕閑亦然對妻子如嚴賓至
接物盎如也言動一槩諸道處物無小大衆寡一
於誠其與學者言平易深質皆本其躬行所自得

者爲告內省深密辭受取與即纖介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黙契妙道有不言而存者矣每讀書有得輒劄記之命曰讀書録皆切要語其言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曰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曰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曰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曰欲深欲厚欲莊欲簡曰纔敬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曰懈意一生即是自棄曰纔收歛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二者交

資不可缺一也曰造化翕聚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曰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曰夜氣如泉源消之數亦不能清君子所以貴存息也曰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事皆道盒道不可離如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間也迨遘疾檢舊書束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正衣冠危坐而逝

今上初詔從祀孔子廟庭

吳聘君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司業溥子也幼讀書鄉校時巳凝然有立年十九覲親京師得伊洛淵源

録讀之心歆歆動慕焉及見程伯淳見獵有喜心
語喜曰乃今知聖賢之猶人也謂不可學而至哉
遂棄去舉子業謝人事獨處一小樓玩四書五經
洛閩語沉潛於理性爲詩曰誠當通鬼神志可貫
金石又曰九仞起一簣千里起跬步盍不下樓者
二年自始志學時業定力如此矣以父命還鄉授
室過江風舟幾覆衆驚怖甚聘君獨正襟危坐已
問之曰守正以俟既婚不入室走京師復命已乃
歸妻焉往來大學粗衣敝履人不知爲司成之子
也其學窮理居敬二軌一轍無斯須之間雖途次

或枕上或夜讀默誦精思無一念之雜於得喪毀譽之際泊如也慕古聖賢嘗形諸夢寐性剛疾惡師明道和易以自克遇逆境痛加含忍久乃渾然居恒執古禮自度當風頹俗靡中㩳訕四至壁立萬仞凜然不少變也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廬不蔽風雨躬耕稼自給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給之而守伊川之法以廸人嘗曰吾平生於患難困苦中得力獨多盡所造者實也事親至孝事繼母如母待異母弟友愛夫婦相禮敬如賓接朋友一以誠講論切磋每忘寢食久之踐

行孚著鄉人化之嘆宋末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
不輕著述省郡交以行誼薦閣學士楊溥甚重之
兩召不起或問之大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
下之治難矣吾庸起何爲天順中以忠國公亨薦
賜璽書加束帛遣行人禮其廬聘焉將 天子以
歷代曠絕之儀起聘君聘君乃應召將至 上喜
甚召閣學士賢曰與弼至當何官賢曰今東宮講
學宜老成儒者司輔導莫如宮僚宜問何職曰庶
子諭德皆可 上曰諭德善賢贊曰幸甚第始至
乞召至文華殿賜顧問俾得望淸光 上曰然敕

當以束帛禮之賢請爲授館具殯是日命下朝士聞者無不洒然驚異動色相語以布衣乃一旦遭逢至此也聘君至辭不拜召文華殿命之前乃前上曰乂聞高義久矣特聘卿煩輔導東宮毋辭爲也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無行能爲聖明過聽禮召臣臣實內愧謹力疾謝命實不能供職　上曰宮僚優閑何必辭賜文幣牢酒既退　上顧大學士賢曰人往往言此老迂不迂也其趣令就職時南陽首以賓師禮遇待之公卿大夫士屣履擁門而謗忌萌起一日於南陽所坐上坐適尹編修直入

側侍尹艴然不平南陽問下學上達聘君曰今未論上達且論下學事盡欲令自得也尹不省謂殊踈不能條析乃如此出大肆訕而中官中見聘君操古禮屹屹則羣訾姍咲之士大夫以爲言南陽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有愧也諸君成人之美可矣聘君旣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　上諭南陽曰與弼至不就官者何必欲歸若受命需秋凉而遣令祿之終身顧不可乎卿爲朕導意賢諭旨聘君辭益堅南陽乃爲言　上曰留不爾亦難留乃允辭而[illegible]

上十事以廣　帝德一崇聖志二廣聖學三隆聖德四子庶民五謹命令六敦教化七清百僚八齊庶政九廣言路十君相一德同心皆本洛閩言濵行　上復召對眷注有加禮賜璽書遣護使護還命有司公養終身焉聘君風格高峻嚴師道勇負荷而質任自然見者爲感動陳公甫自廣來就學日晨光初動手自颺稻子從作見公甫未起大聲曰秀才若爲嬾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爲腰鎌所傷血出不止視傷處大聲曰何可爲物所勝乃竟穫如初蓋

克勵如此而胸次灑落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舞雩之風所著日録其日用間功力艱難志意堅苦迫鉅細精麤畢具書臨川章御史衮歎以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巳事非若他人以巳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巳意泛言廣論者比云晩造詣益深嘗視種田問學者曰此爲何曰種田因微笑曰非也此贊化育蓋觸處洞然矣聘君門受學者頗衆而胡敬齋居仁婁一齋諒最著

胡居仁字叔心饒州餘干人七齡受學於家塾言動類成人塾師畏之聞吳聘君講學崇仁往從之遊

遂棄舉子業慨然以斯道自任絶意仕進克養益邃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如嚴賓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雖造次顛沛弗違也隱微幽獨之際功力愈嚴每日詳書得失以自考久之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乃作居業録以見意曰居業取易修辭立誠而名也其言曰聖賢功夫莫切於敬敬有惕然自畏愼意思敬有肅然自整敕意思敬有卓

然精明意思敬有湛然純一意思故聖學此爲之本萬事萬化具由此出又曰古今聖賢言敬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愼恐懼曰戰兢曰齋莊言雖人殊其實一也臨深履薄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可謂形容至深切矣程子言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門言主一無適是敬之存主謝氏常惺惺法是敬之精明尹氏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則敬之純一也敬齋箴備矣毫釐有差則入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論九法數之戒其論窮理曰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

之最實又曰義理强窮探便有滯礙惟涵泳體驗默識而心通之又曰惟爲已則所從不謬其有造之言曰付此身於天理中不作聰明不以人爲造作擾之即堯舜氣象其論治曰惟王道則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論治須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上德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訪民隱以施勸懲黜陟者監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愼刑政均賦役理寃訟有司之體也識體此識治矣又曰處天下

須得其體要如君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之事自理如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實理自然非可安排得也今舉天下之官俱出之吏部名姓且莫之知也況心性才德乎無惑乎官人之不當其才也諸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性命淵微畢具其於異端高虛之學深辯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篇中三致意焉所論皆自其涵養體驗中得之非考索致然論者以爲薛敬軒讀書錄外惟此而已叔心事父孝父病劇嘗藥執喪哀毀篤宗族訓子姓不倦祠堂月朔四時之祭

及總功之喪動遵古禮鷄衣篚食超然有自得之趣嘗從李提學齡進士姚文灝聘主白鹿桃源二書院教事學子嚮風淮王聘講易以賓禮禮之餘干尹請講明鄉飲古禮而敬行之雖老死林泉而高風偉節諸所儀表者遠矣諒字克貞學博通經史力行拔俗教孚妻子取聖賢經傳語心學者編之曰心學要語服行之與叔心相丽澤竟有立云

余祐子積者鄱陽人少聞胡先生論學徒步從往受學胡先生以女女焉克念力行居恒言學之在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

實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官主事忤逆璫落職知福州愛民䘏獄不以耳目為發為明以副使兵備山東浚入中官貸逮詔獄左遷按察河南與按史爭平反見劾然無可糾者第云心雖慕古氣失之偏祐聞之曰偏信有之曰慕古則吾豈敢會當國者知祐可大用三遷吏侍郎而卒當是時漳州有陳真晟莆田有劉閔皆布衣有行閔恭慎温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真晟骨格高峻神氣肅清應省試見有司防柬過嚴無待士節即走歸為聖賢踐履之學嘗曰大學誠意乃鐵

門關難過主一二字則其玉鎖匙也又曰真知則
行在其中嘗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
且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
天之運次乃言立師正學敎教本數事書未上先
疏乞召見陳其說不報書上下禮部看詳時侍郎
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事竟寢旣家居讀提
學憲臣頒行　敕諭條教有主敬窮理修巳治人
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
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焉因採　敕諭中要
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

教正考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
據而行纂長書告當道當道終不能推行其說事
亦寑莆人雖多學者白沵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
布衣與莆人李文輿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
俗始正閩吳聘君名走臨川就質之張學士元禎
止之宿扣其學大驚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來
惟先生一人如吳聘君者非惟不可見亦不必見
也乃歸鎮海其教人居敬窮理先之於專靜卒後
十年提學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墓道旁
提學副使姚鏌舉入鄉賢祠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專靜躬行坐下足兩磚處皆穿事父毋順志愉色父初好事佛端爲言聖賢之道作夜行燭書爲父誦之父說其言其書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共由之路較然於儒釋之辨如此父卒遭喪五味不入口苫塊迄終喪不變廬墓者六年嘗詣闕上書請毀淫祠年饑勸賑分存活甚衆爲霍州學正十餘年身教勤率士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於禮義野人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所屬禮待之至郡必造詣凡校諸

庠士必請主其去取任滿復調補肅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得留蒲士亦疏爭之霍先上得允復任竟終於霍闔郡爲罷市巷哭童子爲悲涕學者稱爲月川先生彭司馬澤稱以爲本朝理學之冠云逮成化間而白沙之學興

白沙先生者新會陳獻章也字公甫身長八尺目光如電臉右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舉鄉薦兩上春官不第從吳聘君遊備語之古聖賢學作之訓未有以得也且歸聘君勉之讀書遂閉門誦讀博羣書求入至忘寢食久之曰馳矣夫學固求以自得也

於是築陽春臺日靜坐其中持敬專猛幾至心病悟日勞矣夫心不可過用者也於是完養凝聚恍然有見於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所意欲如馬之啣御勒也體認物理稽質往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乃渙然自信日道在是矣有來學者輒告之靜坐令於靜中養出端倪來學自宋南渡來以窮理居敬為二門而窮理者頗役心於載籍專文析辭為致精其居敬者又以心操心以念克念以用心失之者恒衆也公甫實始求之靜求之一合繁求約合難

求易而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無欲爲至其用力以勿忘勿助之間纖毫人力不着爲天則也其言曰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此理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又曰學惟無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雖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他何云乎或問之曰高矣公甫曰平莫平於此曰虛矣公甫曰實莫實於此已復遊大學祭酒邢讓得所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讀之曰龜山不如明月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時賢

開士如　羅倫莊杲輩咸爲之左次賀黃門欽來見與之語大慨曰吾至性閣如也世即我用我何以爲用乎執弟子禮師焉而獻章名動京師薦紳謁見考德問業無虛日既歸絕意仕進久之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而韶疏言國以仁賢爲寶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高位而令獻章老丘壑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閣大臣尼之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居數日至部以疾驟發辭卒不就懇疏乞終養授翰林檢討拜命歸或以吳聘君事問之公甫曰先師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

受而求觀秘書冀悟主獻章嘗應舉需次天官矣本終始願仕敢僞辭徼名乎固各有當也自是屢薦不起毋夫人林蚤苦節鞠之成而公甫孝朝夕不離側間出毋有念必知而亟歸毋卒終身絕錦繡日向以爲親娛耳或勸之著述不荅而精蘊一發之詩公甫德器粹完學見其大睨涵養純熟睟面盎背獨超造物之表修撰羅倫稱其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視天下之物可愛可求一漠然無動其中賀黃門欽肖像懸館中日致敬有大事啓而後行進士姜麟以使事道廣

以師禮見出語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耳目鼻口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京師人聞之必曰活孟子活孟子其徒梁文康儲湛尚書若水林學傳光張都憲詡李貢士承基咸有立知名公甫卒若水爲服喪三年

賀黃門欽字克恭遼東人世所謂醫閭先生也聞先生語謝官去篤於學弘治中以薦召辭疏言今日之務講學爲急而經筵講讀之官古所謂師友之臣也當訪求真儒以充不宜苟以俗儒溷其間終養檢討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大賢

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叅大政或任經筵輔主德此爲治本疏入報聞欽不務博覽獨專精四書五經近思録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一遵用家禮鄉人化之興於行民有坐激至爲變者欽力疾起諭之咸叩首願自新有恐之者洶洶欲復動巳而日貿父平生無誑語不吾欺也事遂平老更好易於理性洞然崔文敏稱其篤行淵雅確乎不移爲管幼安流亞云子諮博學篤行領鄉薦嘗陳王政十二事不報終身不仕

陳茂烈字時周莆人也幼有志操父卒家食貧忍饑

以事大毋好讀書大毋論止之韜燈默誦究心於
理學慨然曰學聖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自
省其括也作省克録以自考喪二親負土石成壙
赴會試道遇盜剽貲盡亡獨友人所附金乃在畢
歸之附金生請分茂烈曰某金去君金存何謂分
乎以進士使廣東禮白沙師焉領靜一之誨還吉
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道以民曩之懿時張守
以嚴治輸之以寬當道尚深峻開解為霽威信孚
上下考績歸至淮乏之寒具凍幾死陞監察御史一
牧馬借騎身若無官而慨然以身繫風紀之重彈

劾不避乞終養而歸供毋外短床敝席暑卧一帷不能具也身爇畦圃一老蒼頭給薪妻供爨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奥旨嘗言曰儒有向上功夫詩文特土苴耳林見素俊稱其領悟深而充養熟隱吏粹行可質鬼神評第物品以爲在黃憲管寧之右韓洪洞嘗問林以莆田人物曰從吾謂彭方伯韶也又問曰時周時茂烈方爲諸生韓太息曰人物如莆君再屈指詎乃一書生耶俊曰時周純每毋接晤言躁慮消釋宿疾爲頓愈耳薦者謂其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

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賜月米資養
卒月給米卹其家他及白沙之門者有易德元陳
秉常羅湖西歎以為其人皆重內而輕外已大而
物小

莊昶字孔易應天江浦人貌古心夷博學有大志以
翰林檢討謫外調南京行人司左司副丁毋憂適
父感風疾偃卧者五年昶扶侍不少離父沒柴毀
遂以疾不起棲定山居之時南海陳公甫渙然於
本心昶與同趣每言當於經書傳註外超然自得
作活水溪雲亭以見意久之用薦起舊官無何陞

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病告去未幾以老疾罷官先是太學士濬博學多識聞陳莊語學驟異深心嫉之又惡其其皆不仕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二子也是不爲君用當誅蓋國初嘗立是法然申戒　祖訓中而丘言至此甚嫉之也丘柄國杲再薦不得已而起竟敗名雖見幾少濡忍亦行止之路固狹耳杲高邁不羣就之退然如不勝衣探之其蘊不窮使人恍然自失而温醇和易又能使人戀從而不忍去與陳公甫羅彛正情深骨肉知有善而不知有巳以巳之未然而信其當然若幾於

無我者晚豪於詩有邵康節陸放翁之風識者以爲如入名山見層峰疊巘懸崖滴乳可望而不可即又如賓宴撤去常羞薦野鮮風韻自別云　黄未軒仲昭傳侯補

羅文毅公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也少事邑人鄧淮表正受胡氏春秋淮老儒方嚴毋矜色惰氣毋傲狎謹於古禮而倫有立志舉廷對陳聖學之本及吏治民生之弊因反覆數千言多人所不敢言者擢進士第一人梓試策中引程正公一日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之語執政

欲節其下句倫不從會大學士賢遭喪　詔起復至京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賢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未有聞乃上疏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内之私宜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情之不可已者疏奏謫提舉泉州市舶司倫以犯顏敢諫爲忠救時行道爲急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入官甫三月遽發憤如是言雖不用然天下士爭自刮磨向之未言以養忠厚之習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

明年復修撰改南京吏閲歳以疾請得歸日閉門
授徒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倫
平生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獨眘學
而樂道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
官者言言民所疾苦盍避惡若浥而逐善如轉丸
也自少力學非濂洛關閩之説不談非聖人之書
不觀動靜語默一以誠爲本不疑人欺嘗欲倣古
人置義田以贍宗族而貧弗克就或助之堂食錢
辭不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惻然解覆之
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

干之比舉火日巳近午亦曠然不爲意大率義之
所在毅然必爲世之毀譽事之成敗利鈍身之死
生禍福不顧也晚結茅山中以居取給於壠畝往
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所友皆一世名賢語及
之舉信以爲青天白日無異詞而白沙陳獻章公
甫傳其行以爲倫才大然不及其志云倫所著周
易傳中庸解禮記集註所刪訂三禮攷註藏於家
張學士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語
驚人都御史韓雍得其文奇之以爲有千里長江
之勢天順中進士高第入翰林爲庶吉士讀中秘

書故事詞垣教養[illegible]屬詩晉字韓歐文而元禎[illegible]
以爲記誦詞章之習不好也日取近思録及周程
張朱全書潛索之授編修成化初疏勸行三年喪
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人厚俗忤時宰移
疾去益沈潛於理性之學玩心高明者二十年廷
臣交薦其學際天人當今鮮倫宜大用皆不起弘
治初用薦者言召修　憲宗實録至進左賛善既
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録成進南侍講學士以
毋謝歸養者九年巳召修大明會典陞翰林學士
侍經筵日講時　上益垂意於文治甚注嚮特爲

設低几就聽之丁丑憂歸服闋改太常卿兼學士
日講如故又命掌詹事府侍東宮講讀元禎曰
帝王所以隆治化同天地者其說散見於五經四
書求其直指根源提挈要領使一覽即知其緊則
莫如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敬
齋箴尤爲切要　皇上萬幾之暇焚香默坐靜養
天和則主靜主敬之說亦既有本而得其要矣曰
講之時復令內閣將此諸書命臣等進講紬繹熟
復優游厭飫於聖學必裨萬一東宮講乞將小學
詩經勸講　上索太極西銘二書觀則大喜曰天

生斯人以開朕也欲大用未果而　上賓　武宗
即位以青宮恩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知內
制充實録副總裁而元禎尋謝世矣元禎癯然纖
弱而清介孤貞之氣不可回奪居常以經濟自任
少侍父疾籲天請代執喪盡禮事母色養惟謹官翰
林未幾與時宰不合徑歸篤於學與陳士賢羅彛
正陳公甫胡叔心相切劘於道雖不無異同之見
而屹然中立操詣益弘深經傳微隱多所獨得四
方學者摳衣就正無虛日脫粟一盂與對食而已
所述易書詩春秋要語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

目近思録家語解皆未脫稿詩文始務奇峭晚削異爲同黜竒爲平造詣益深矣方家食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兢以名儒碩輔歸之後受知　孝宗獲殊遇前席聽講而忌者浸衆附和者醜詆之亦甚林尚書俊歎曰先生登仕籍四十有七年在朝不滿二考而詆之躁兢無乃入宮見妬抑嶢嶢其易缺耶容容厚饗終其身未嘗一日去位者何限何詳此而畧彼也鄭端簡悲之曰毀譽何常朝玄暮黃諒夫

陳恭愍公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少沉靜端慤不妥

言笑從鄉先生陳璲游日危坐一室中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能堪處之裕如也成化中爲監察御史論羅倫疏扶綱常論議偉然不宜謫論學士倪謙錢溥嗜進不當用又劾尚書馬昂諸大臣不職宜罷巡江西不事聲威而官吏貪殘者至望風引去提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必以禮先須冠昏祭若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訓生徒一主於躬行變華浮習所至必居宿學宮默默端坐以率之巳徐行綈視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也比入夜齋館燈燭如晝唔咿之聲鏗然而遐時以二

燈前導巡行學舍辟士競勸前後三年章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折箠之威卽輿皂不施也其教人爲學必本小學書以達於四書六經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諸生翕然孚化畏信如神明旣去思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進按察使持憲公肅出死囚冤濫者百十人貪殘吏結媚權貴人爲不法盡鐫褫逐去然受賄至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曰汚人惜財如惜命如責贜厚彼挐而賄權人則法沮澆難除矣時大闔直司西敝至橫放被命巡郡國威侔人主至汴

都御史而下俱合叅若朝禮然選獨長揖不跪直
令左右負而劾之選大言曰內官乃顧辱朝廷法
司耶竟不屈直顧禮敬之以憂去開封府人遮道
泣行李蕭然有車一兩而已服闋陞廣東布政使
除徭役罷和市儲粟俻賑務爲惠養討廣市舶中
貴人尸多庇富有力者選不聽令與民均役番人
馬力麻徃來販海上詭稱外國貢使選廉得其僞
頌繫懷遠驛奏遣歸有撒馬兒罕使者以獅子入
貢比浮海去且云欲徃滿剌加更市獅子以來選
奏言珎禽奇獸之畜不可以示外夷而西域賈胡

稱貢實規利無當願自今毋墮其計爲安南諸夷所笑閹韋春爲選所沮抑誣奏以他事遣法司即訊選嘗詘屬吏張聚中貴人鈎致之使誣證獄聚對法司顧頭搶地大哭稱陳布政寃法司皆愧軟竟不能雪其事械赴京嶺南人號哭挽留以千萬計徒步日夜從行者數百人見選鈐赭囊頭坐舟中夾道哭不休至南昌病卒贈光祿卿選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巳求仁爲要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爲文辭手録格言爲力行之助在官毋疏上必屏居齋沐引使者熱

庭再拜乃遣升降出入布武先後造次不爽平生言不出口而見義勇爲不顧利害操履誠慤嘗曰居此官必欲盡此職行此事必欲盡此心父員韜令江西新城有遺愛爲御史有聲選既貴惟服先人所遺衣巡江西至父所涖邑望寺門而步謁童子時句讀師恭甚居官三十年故居不增一椽終身待客惟瓦器蔬食稍對無愧色之官廣東無馬跨一驢出都門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尊信朱文公所著小學爲註釋行之尤邃於禮孜孜講求以行學士張元禎稱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操

履恪然一出於誠其植之也深其發之也耀其持之也恒以其沒爲世道之不幸云

章文懿公懋懋字德懋浙江蘭溪人生而岐嶷耆學有遠志少長益根據六經遡莵子史於時好泊然舉進士入翰林編修會內庭張元霄燈令詞臣賦詩懋與同官黃仲昭檢討莊昶疏以爲煙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業乃敷古大猷以諫謇謇千餘言杖闕下與羅修撰倫先後謫外稱爲翰林四諫云遷福建按察僉事以振揚風紀爲已任盡心職業議處沓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

絶盜剔吏蠹滌民瘼盜起先賑濟解散其從盜者而陽爲清軍擒其魁一方晏然善政卓卓顧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考績赴吏部乞解官尹尚書旻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可退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其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竟致仕去時年方四十有一閉門却掃不入城府力耕以自給而學詣日深四方弟子執業者雲集名公卿四方隱士仰風接軫貧無供具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不爲也勸著

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當刪其繁冗詎當傳益哉弘治中召爲南國子祭酒遭父喪力辭　詔爲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既至勵教化倡德義明道術著功令肅儀軌而畧其瑣屑常矩初若無奇者至採索隱賾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府履其地處分其虧成也經生各以經論質若寸莛叩鍾迎手而應諸士翕然向風正德初疏請勤聖學重詔令敬天戒隆繼述謹大昏五事以上巳八疏乞歸瑾逆用諸名卿多斥辱而懋巳先事去矣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禮侍郎又辭得詔進侍郎致仕嘉靖

祊加南禮尚書致仕卒懋著德深厚潛修默成碩
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器度宏偉不見涯涘望之
龎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切深
久之若影響著㳟無不信也禮賢敬士樂與人爲
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
决大議援經據古確乎不與易也寡嗜慾衣服飲
食器用隨寓而安自出身九轉以至八座然去就
詳慎其居官不踰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
之節天下高之嘗言學者須大其心心大則百物
皆通必窮理心然後大又須小其心心小則萬理

畢晰必涵養心然後小論處困云每講伯夷叔齊餓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之語便自警拔論政體以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論世道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下此一泰一否爲氣運所推盪耳論家法稱義門鄭論風俗欲倣横渠復古之志行藍田約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論窮理謂自進退辭受之節分明不苟始論儒先篤信程朱爲聖學宗嫡不少違異也家居命諸子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耰跪迎在南監時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請

罪懋笑曰君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何罪楊文恪

廉以爲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

立異論之伯恭林見素俊稱其粹中貞恪足傾動

一世表儀天下云

恭祭酒清字介夫晉江人幼孱弱骨立而頴悟絕人

髮就總則盡屈其師褁糧數百里從三山林玭受

朱易盡得其肯綮舉解首登進士以疾告歸益詣

精於學授祠祭主事王端毅爲冢宰引入吏曹爲

郎已復還禮曹請南又請告以按察副使提督江

西學校爲逆濠所惡致仕去正德初起國子祭酒

命下卒清凝重端飭動準古人於榮利泊如也其學祖六經宗四書以宋四儒爲嫡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精發蘊繭絲牛毛莫喻也亦時發獨見學子請益所至坐恒滿易義趣深到四方學者宗師之曰虛齋說也不敢變時人爲之語曰欲易明問蔡清居恒以居敬爲窮理之本扁虛齋以自命作客箴自省括曰客者以爲巳謹獨之事雖親知不以示也後與楊月湖康倶倒出示之其言曰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可以養心可以養

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造化之機又
曰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
也又曰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有才
德者不多言惟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又曰元
城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三年乃去
得一矜字故力行難未有不堅苦強忍而能成者
又曰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乃
爲信於人又曰勿蓄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勿使半
毫術終無人不識巍巍乎司馬公之律身嚴與人
忠也故能赤心質神明素行孚走卒又曰天之助

人爲善也至快至周畧無毫髮之或慳天之報人爲惡也亦至信至密畧無毫髮之或漏細考遠討之自見其深切類此迨寢疾門人以粥進却曰吾欲自絜清卒清天性孝友心盡而力愈至葬緦功之不能喪衣食婚娶之無所歸者數人與人交愛之以德章文懿負重望公卿交薦海內皆想望其復起清與其所親書曰聞章先生動息衆皆以奏聞起取爲意清謂先生決無意出矣其聞起用之言非惟不入其心亦且不欲聞之耳矣非直先生其弟子之知其心者亦力謂當路不必以此厚先

生矣向來先生一二同志此行復起者俱不得完
璧而歸今聽先生一人堅卧林下亦足以壯士風
淑士類而爲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所守
乃所以益上也况今未能以不次稱用先生而第
以纂修召誠亦不必竟其事矣識者韙之是時同
邑陳思獻琛少有邁質閉門獨學時人未之識也
虚齋見其文以爲絶倫亟請所館屈行輩與爲禮
琛辭不敢當以師禮事之自是學見其大而工夫
細密意味悠長益淵源所漸者深也會試禮部考
官尹編修讀其文大驚以爲出舉業蹊徑之外大

學士靳貴反覆數四曰信然是必出陳白沙之門不然則蔡虛齋之徒也發之果然而琛聲名動京師授刑部山西主事以母老欲改南調吏考功以徽號恩得封贈其親琛喜曰持此歸足慰吾母矣於是乞終養旣歸一武不至城府不通達官貴人書閣一室静觀天地萬物消息之變及物理人事之賾或逌然孤笑或慨然太息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或縱行四野與農夫圃子語桑麻物候以爲樂若灑然埃壒之外者嘗喟然曰廣陵之樓百尺北海之罇不空足矣擾擾何爲嘉靖初以薦徵

用辭卽家拜僉事提督江西學校又辭卒于家論者無識不識以爲不愧虛齋之門一人而已所著四書淺說易理通典行于世時同安林啓仰之精易與虛齋相次爲解首仕爲安陸學正諸生餽贈之無所受而賙其貧乏倣胡安定法爲教人士循軌安陸易畫宗之遷國學博士及門如趨遷南京國子監丞楊吏部攝祭酒赴召或請他攝楊曰仰之在須他攝何爲其孚信如此其後同安有林希元茂貞守朱學甚固尊蔡說頗發明之著易四書存疑至廣東提學僉事

張吉字克修江西餘干人生有美質長恥同流俗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歎之以謂士當兼通五經今壓壓業一經而踈脫如此何也遂屏人事購諸經及宋大儒諸書讀之於是奮然於窮理致知爲務而體驗之身心蒔膠庠中業指目爲異巳矣舉進士爲工部營繕司主事時道士李孜省僧繼曉並以妖術得　上意會元日星隕有聲吉應詔疏請親賢圖治修德遠邪而顯劾二人之罪不報尋謫景東判官景東西南極邊土官陶世握郡章俗鄙陋

吉至官教其民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約無犯陶見吉携圖書數卷而來欲為置姬侍不聽餽銀器不受遣子祭來學習教即會事其父遇母忌即斷酒肉不御由是敬信之而夷俗亦漸以變於是吉手録諸經日討論其中作慎獨窮理改過求仁四箴寘座右以自勵志其身之居夷也弘治初轉肇慶同知以進表詣闕王端毅部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吉不為屈轉梧州知府日為諸生陳聖賢修巳治人之道使人知所徃累廣西左布政忤權貴鐫二官竟止貴州左布政使卒吉嘗謂禮大者

有四冠婚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禮闕踈酙酌精
詳行之于家鄉里化之平生食不兼味布衣屢澣
綴弗易教諸子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日學不讀
五經遇事即窒晚乞養深裕天下之人不能盡知
其知之者信之必篤也老病日正衣冠危坐倦則
假寐不以病故廢學所著理學論陸學訂疑古城
集藏于家

丁玉夫璣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
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
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爲傷王君長逾倍尊事

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
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
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愼用人重名器蘇民困
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
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
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
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
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
記言今大本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
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

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趙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伍以怨誣隣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蔑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艱服闋倪文毅掌銓卽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淸遠山水暴發而沒冀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圜運方身不踰中入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悚有百煉之剛以禮儀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

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
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
雅純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
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
國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幾窮探力
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歧一以考亭朱子
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
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
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汙之中任
道甚勞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

瀾云

約論曰余考觀羅文毅章文懿陳恭愍之素黙乎賢儒也乃綱常君德二疏侃侃不阿陳公數忤中貴人不懾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詎不諒哉余治蔡虛齋易四子蒙引書於章句註義可謂墨守矣乃其撰密箴自省括歛歛焉豈孟子所稱詳說反約者歟大鄴國盛時卿大夫安安於先行質言如此云

約論曰自朱陸之論岐主本心者病支離循學則者訾禪悟執言錮見均之未融於達觀文清奮起

學孳於反躬主敬之實恂恍淵默表裏曾冉殆慥慥君子哉聘君堅苦而力敬齋容閎而白沙於本心之體曠然雖所由殊路而約於進道均也孰彼此焉而以岐爲夫有物於此一人指之不若衆人指之易見也一人爲之不若衆人爲之易成也乃近學者無業可守言益高行益微其可懼也夫其可懼也夫